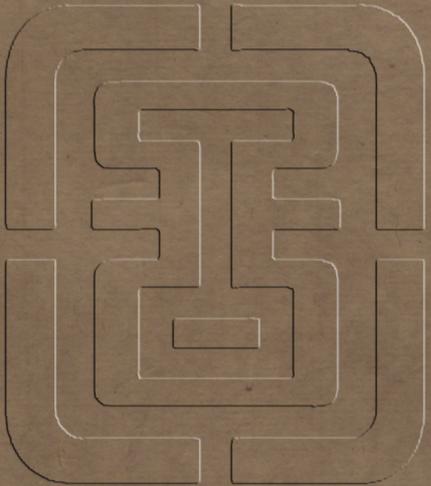


463



世說新語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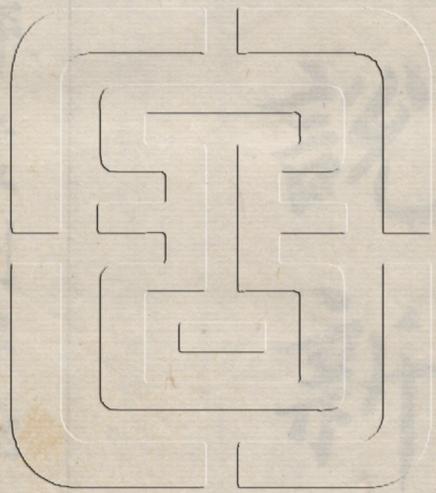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四

部

書

子

部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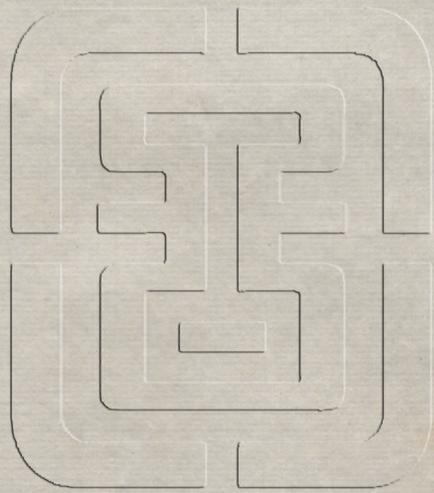
部

世

語

世說新語

四部叢刊子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
素氏嘉趣堂刊本原
書版匡高營造尺六
寸五分寬四寸八分

刻世說新語序

吳郡袁聚撰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
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爲此
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
分釋其義詰訓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藏宋本
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
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嘆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
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
亭之集咏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

莊易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
 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有興
 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斑
 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余以琅琊王之渡江諸賢弘贊之力爲多非強
 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裁遂爲終身品目故類以標
 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廚俊之流風焉
 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
 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
 也

世說新語目錄

上卷_上

德行

言語

上卷_下

政事

文學

中卷_上

方正

雅量

識鑒

中卷_下

賞譽

品藻

規箴

夙惠

下卷上

容止

企羨

棲逸

術解

寵禮

簡傲

下卷下

捷悟

豪爽

自新

傷逝

賢媛

巧藝

任誕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世說新語目錄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猶未為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
右見高氏緯略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闔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為豫章太守

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至便問徐孺子所

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

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

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

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

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

師也車上

禮如式則懸之見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

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類

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

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

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

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

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

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

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

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

童齒薦陳仲舉於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

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

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已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雋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

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

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

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

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

令太丘長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

高名並著而弟謀又配之每宰府辟季方持杖後從

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鯁靖熹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今苑康曰昔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文若亦小坐箸邴前于時

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

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謔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

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

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

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

長有識度其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謝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

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

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

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

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

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

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

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

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敳雖聞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

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

尾陳元方兄弟次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

熙之軌焉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

管仲之後也見地有芥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

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

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

原華子魚有往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郡人魏司徒歆蜡曰禮

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

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

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

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五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

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

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

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叙曰歆為下邳令

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十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

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

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

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木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

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

其誠至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

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

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聞斫

泣至曉母見之惻然

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

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

否人物

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

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充州刺史王初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和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俱高邁李康家誠曰昔嘗待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曰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康集叙曰

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溪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鉅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濟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叙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

泣備禮

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琅琊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

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作累遷荆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顛顛哀
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
毀不逮戎也

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卿數省王和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

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

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

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

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微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曇

位至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

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持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

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

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

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

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

能傷人藩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

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

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

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為徒

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

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

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

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相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瞻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

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郝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

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

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郝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郝慮後也少有體

正軌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鑒元皇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郝公亡翼為剡縣

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

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刺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

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

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

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朝俊機警風穎標徽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

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

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

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

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洽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温嶠薦

為光祿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

大夫王平北傳曰父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

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

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

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累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

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

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

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

樂道未嘗以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風塵經懷也

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

興郡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糶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穀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為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道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

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儻兩兒盡死不如棄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緩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中興書曰王愷子長豫丞相

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曰文字志

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

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未行

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
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籠封而不忍開

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

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

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

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

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

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

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

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

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

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

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

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

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

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領入口

至齒者名曰榆鶻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

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

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
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
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
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
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
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效之不亦
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
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

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顓汝

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

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哀吏部尚書奕少有器

鑒辟太尉掾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

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兄

郗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

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温雅融曠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

若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冲默之稱累遷江充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悒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

淫祀劉尹別傳曰悒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專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

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績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

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荅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荅曰我

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

漬貨致罪子真坐免宦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

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

邪安石之肯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

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相温廢海

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

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叅軍見鼠由日行以手板批殺

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

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

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

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

侍一無所就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

年五十四卒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

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穎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

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

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

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

同得失子敬去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

王氏獻之娶高平郝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

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

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

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

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

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

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

恭為北蕃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荆州宜奪殷觀南蠻以自樹

桓立別傳曰立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夫司馬温少子

也幼童中温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

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

國與荆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

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觀字伯

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觀亦以率易才

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

兵密邀觀觀不同楊廣與弟全期勸殺觀仲堪不許

觀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

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温時論以此

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

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

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

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立

楊詮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

都既憂戚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

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

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

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桓

立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也立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

生亦在焉立別傳曰立克荆州殺殷道護及仲堪

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

企生荅曰為躬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

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躬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

多疑少决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躬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

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馬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援手遵生便牽下

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于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

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

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情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

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躬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

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

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眾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

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五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

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

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兩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

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

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五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

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

前將軍青兗王大看之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弟二州刺史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弟

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見其坐六尺篔因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荆州刺史

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
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
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
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

詳未

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

賊出吳郡

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

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爲袁府君

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

山松別見

卽日便征

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
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

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

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真孝

子

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倫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

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持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

道助

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儻女名

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

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躬在郡每聞二吳之哭

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

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

居康伯母揚州刺史躬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

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

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

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南之傲以為廣

奉祿頌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飲者其心無厭

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

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

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

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

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

石門為

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閣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

陳留人才雋辯逸大將

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開雅聲

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

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奉高曰昔堯聘許

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由面無怍色

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

乃致天下而讓馬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饈

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

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汗我水由於是遁耕

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山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

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先生

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末彰是以

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閣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

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

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

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

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

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

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

竒之太中大夫陳遵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遵曰小時

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遵大駭

踏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世都尉融別傳曰

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儀周旋

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

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

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遵後至同坐以告遵曰人小

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竒融應聲曰卽如所言君之

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

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那得行

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

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生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

奕恭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險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太祖收真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顏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恭不起若在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竒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

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王虞注繫辭曰金至

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

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荅客曰足下但因僵為恭而不能荅元方曰昔高

宗放孝子孝已

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

而死天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

妻生子曰伯邽乃潛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詳唯

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闓相見

荀爽一名諱漢南紀曰諱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

世說新語卷上之四
曰荀氏入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
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
衣九十五日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闓笑曰士
而至三公

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

闓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

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

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
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

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
不為語立其子不為比

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

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彌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

摻槲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

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

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

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勸衡才秀共結躬

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

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賤稱其

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

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今錄為鼓吏後至入

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

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鞞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

衣著此新衣次傳衡擊鼓為漁陽摻槲躡地來前

躡駢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

恍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

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脫鞞次脫餘衣裸身而

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鞞畢復擊鼓摻

槲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

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槲孔融曰彌衡罪同胥靡不能

發明王之夢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

靡衣褐於傳巖之野是謂傳說張晏曰胥武慚而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救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

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

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

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

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

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

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

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

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

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

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

陽為流矢所中卒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

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荆

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

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

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

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適如此嘗有安

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

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

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

稱是邪徽歸刈頭箸憤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者

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

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

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贖人者

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慚者人謂劉

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求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

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

破為曹操所得操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

欲大用會其病死

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

天下伯成子

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蓋行邪毋落吾事

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

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此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愿與馬之飾憲不忍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

奇此乃許父

許由所以恍慨夷齊所以長歎

孟子曰伯夷叔

駟之富

古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馬孔安國曰千駟四千

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

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

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

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輪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

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荅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踈

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

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

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

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繇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

曰可令二子來

於是救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

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

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

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

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

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所謂

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

乎遂謀反見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

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末傳曰帝諱獻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

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

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

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

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

象薨子囂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

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

海蘭陵人有才學

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恩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

閱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
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
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
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
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
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

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
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
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
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
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
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叙曰至字景真代郡人

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
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
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
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

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
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
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
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
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
之遂名翼宇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
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
目鬢鬚不多間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
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
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
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
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未竟而亡**卿瞳子白**
黑分明有白起之風趙孝成王受馮亭曰白起平原君勸
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灑池之會
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
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
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父難與爭鋒廉頗
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耻與之野
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恨量小狹趙

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

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

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

七寸周髀也寸管能測徃復之氣

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

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雄鳴

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

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草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及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

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毋立儉

反師自征之薨謚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

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

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

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喜

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契語稱艾艾

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

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

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故是一鳳

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

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嵴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

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

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錮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

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請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字咸熙二年受魏禪王

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

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踈奮

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顗所害奮荅曰臣

猶吳牛見月而喘牛之本水牛唯生淮間故謂之吳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為

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

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

仕至松滋令

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

竒於仄陋采賢備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

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

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

照夜同畫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

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

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

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成周既

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教誨也得無諸君

是其苗裔乎

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

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

游有何語還樂令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

議濟云云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

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

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字

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

中尚書左僕射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

為趙王倫所害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

物所

宗

王武子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

太孫子荆

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

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

才英特亮拔不羣

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

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巖巍以

嗟峨其水渾濶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按三秦記語林載蜀

人伊籍稱吳土地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

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

輔南陽人清夷冲曠加

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

其貞責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

度世祖第十九子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

晉百官名

封成都王大將軍 日司馬又

宇士度封長沙王八王 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

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

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

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

若徐荅曰豈以五男易一女 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

以一女而易五男又 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猶疑之遂以憂卒 陸機詣王武子 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

才司空張華見而詠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

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

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

此陸云有千里萼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

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卜多不病

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 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荅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豹

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徽字景文祖伯封琅

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

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 謂顧驃騎曰寄人國

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

耿毫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

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願陛

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

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巖然儕輩不敢媒也汝南

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

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

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

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周侯中坐而歎曰風

陽尹司馬恢之徒創今地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

毫今景

九鼎遷洛邑

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

愀然變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

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

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政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蓋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頽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

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攅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

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

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

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

水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

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

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

之運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末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

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

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荆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

之驥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

聞元公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

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與元帝有布衣

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

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

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負循不徒東南之美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閼寇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

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

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勲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史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叙傳田彪字叔皮扶風人容於天水隗囂有窺觀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貞也帝甚壯之今晉乍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慨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温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匡天下語林曰初温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歎歎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

敦作逆 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

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間 王丞

相詣闕謝中典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 司

徒丞相揚州官僚聞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

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

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

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

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

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

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

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

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太

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邁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

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

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

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

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

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

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

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荅曰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

以蔭映數人深自持
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

濕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

象為此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京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

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

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諭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

曰瞻視去西陽始脫屣耳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

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

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

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

荅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

距敦責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

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

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乎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

人善春秋有文辭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

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

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

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

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

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

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

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卿復何辭此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踰少也

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

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好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在焉伐每斬將率旗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

鯁子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

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鯁之子也紹亂喪兄哀慟

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嘒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

陶氏叙曰侃字士衡其先

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相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劔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少延欲為陛下此吞石虎

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

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

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

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荅曰君

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

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

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

不異蓬宇也或云下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叅軍

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瀕

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

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

邪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荅曰

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

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

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齊

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叅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

莊何字荅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

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

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

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荅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荅恐不

能勝之卒
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

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

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

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

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

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

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卧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暘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

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暘氏族所出未詳法暘

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悟鏡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

尉亮薨朝議擬才乃以翼都督以毛扇上武帝武帝

疑是故物傅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

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加然中國莫以白羽扇獻武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侍

中劉劭曰諫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

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栢梁雲構

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夔樂正

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

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

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

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

哀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選勸衷曰會稽王今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衷長史王胡之亦

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

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淚桓溫別傳

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彞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

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

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衛詩也

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

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簡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

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

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

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

人伐蜀拜表輒行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王

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平棘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一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

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謂

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朱厭有識之情也

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

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簡文登乍復入太微

風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

帝惡之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馬帝憊海西之事心

甚憂時郗超為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

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

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

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

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

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

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聲甚淒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

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歷疆臣憂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

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

某在斯某在斯注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

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

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

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

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陽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叙傳

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饗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

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

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齡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

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

世說新語卷之三

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

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

諳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

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脊絕聖世帝嗟慨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

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

訥業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

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王謂劉曰卿更

長進荅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

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

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又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

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

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

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

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

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

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

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

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日晏不遑暇食今四郊多

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

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荅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

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

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

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

大兄無奕女左將軍五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

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

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疑之謂民吏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

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

丞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

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

將徐充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

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荆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榮陽

太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

丑父晏嬰治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

鄒奭莒大夫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

歌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
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
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
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碩劉
仲謀劉公山玉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
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土
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
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于文叔教
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
文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
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
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
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義葬南郡
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
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
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
無以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
對也

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

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

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

壻為駙馬都尉是時脫浩參謀而揆引羨為援頻蒞

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

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

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

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

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

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

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

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

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世說新語卷之三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

邠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後

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

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

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

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

傳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史荅曰曲阿湖地記

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荅曰曲阿湖地記

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為雲陽

今復名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也以問子弟車騎也

荅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

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

過斤合當有旨不玄荅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蘇小字徐廣晉紀曰蘇字

談致稱於時歷任至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

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

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躬揚州別見知其家貧問
求刺縣遷大著作中書郎

君能屈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北門

刺仕不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刺縣

得志也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五胡之別傳曰胡之子脩

也歷吳興太守劾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

特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

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

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

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

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

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

遷吏部郎侍中

以公累免官 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

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

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

阿鄴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都下諸人送至瀨鄉

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

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

祖猷侍中父暹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

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

郡乃祖之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

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

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

卒郡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

中興書曰綽字與公

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

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

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

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荆州記曰荆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嚮出

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

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

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

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史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遊汝濱有行

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

都督荆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故不如

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

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

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

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

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

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祚盡昌

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

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

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

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續晉陽秋曰寧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

書陸納兼侍中下詔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

執經中書郎車濟車武子難苦問謝別見謂袁羊曰

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

袁氏家傳曰喬

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

江夏相從桓温平蜀封相西伯益州刺史

袁曰必

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

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

山川自

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會稽郡記

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嶸峻峻吐納雲霧松栝楓

柏擢榦疎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

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謝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

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

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

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

幹扶 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
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
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

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

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

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

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

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
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

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

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

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

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或曰

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

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立字伯成穎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

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荅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

尊默然則為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

揚州刺史進太傅為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

有才會終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

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五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

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

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樂之風荀顗荀勗脩定法制樂則

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

穎發英聲少著荅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

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

適王恭子惜之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

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

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

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

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

阿甯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

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

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

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

郎袁宏具其草以予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

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

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

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

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

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

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

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

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

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

導之策也

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暘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

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

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

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

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

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

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

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璉黍稷器夏日瑚舂日璉

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林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

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馬玄甚說之

引為咨議參軍時主謚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

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

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

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

何處有人荅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荅曰

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

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

雲陽景罕耀僕野人也得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

故以秋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命篇

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叙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

玄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荅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

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祕書

郎靈運歷祕書監侍中
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

何不能遺曲益之貌
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

嘉初散騎郎徵謝荅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莊子云魚

不到隱上虞山
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

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

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

脩心守貞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脩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
事者乎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

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眾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

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眾姦豈復過此
陳寔

已別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

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

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

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侯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

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

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

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

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鄴令

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

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

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

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

役使官兵及臧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

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

州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

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免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

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邪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鑿共

傳宿濤夜起躡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

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
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
年七十九
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
薨謚康侯

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

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
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

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
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

人祖最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
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

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
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

以為晉律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王隱晉書曰冲字
薨贈太宰

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冲曰臯陶
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
冲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
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

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

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

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亮異自以為

世祖所勅選用之事與亮咨論亮每不得其所欲好

事者說亮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

不齊事不得諸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亮以
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已異又恐其協
情不允累啓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
乃辭疾還家亮在職
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

山公啓事曰詔選秘書丞

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

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濤啓用之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

詔以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

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

之於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

人乎

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

名世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

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為鎮東引

為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

之囿與衆共之

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

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為池魚復四十里為穿於國中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

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

恐非致理之本

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

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而為使吏送令歸家

周威公之師也成帝在石頭

晉世譜曰帝諱銜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

戮侍中鍾雅

晉陽秋曰譚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胃潁川長社人

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嵩為琅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討主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帝泣曰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並侍帝側匡衡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柳妻祖述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兒思妣以眾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

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露接人人有說色

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

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

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

坐並懽晉陽秋曰丑導接誘應會以有梧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輪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

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瑀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

左僕射尚書

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

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

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言行

曰王公薨後庾米代相網密刑峻美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米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便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

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竟恕事從簡易

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

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權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向以盜之施惶布首伏三軍稱其明察然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擯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作荆州時敕船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

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

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

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

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

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

虞存弟蹇作郡主簿

孫統存誅敘曰存字道長會稽

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恭品曰蹇

字道真任至郡功曹

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

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蹇

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音取筆題白

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

泰別傳曰泰字

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

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

晉陽秋曰

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

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

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

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

溫別傳曰

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

過桓式年少從外來

式桓散小字也桓氏譜曰散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

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

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
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臯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

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

可以東陽記云退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退歷武陵王友東

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

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

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便亮兄

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

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僕人問其故荅

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通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

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續

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

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

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胡遁逸往來

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寺人有於坐言宜亂舍藏

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

不宜加動人情乃荅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

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王忱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

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

名出兄珉右累遷侍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

中中書令贈太常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

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

荅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荅曰荆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

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

不乖乎殷荅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庭堅

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

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為大司寇七久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

騰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羗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

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

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

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

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

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

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

川及接頰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嫂於待士玄不得

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

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頰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嫂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

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
 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
 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
 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
 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
 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
 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恐玄擅名而心思
 在許都留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

馬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

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

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鳩毒乎

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

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

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 玄聽

之良父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父欲注尚未了

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

注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

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

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 荅曰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

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

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

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

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

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 駁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

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

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王弼未弱冠往見

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

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厲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 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

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

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

州刺 史 微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

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

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

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傳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頊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

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傳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

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

會年甚少嘏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穎川頓陰人太尉或少子

以明知交會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

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

存固聖人之糠粃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

能言者不能屈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暘

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

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頊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

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

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

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

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頡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

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

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
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
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夷甫之徒皆
希慕簡曠顧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
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閒欲說
理而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
起居注曰顧著二論以規虛
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

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

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
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

之子有逸才仕
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

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

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

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
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

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
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

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
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

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

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

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

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為
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晉陽秋曰庾敞字子嵩穎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
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

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
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

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

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

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再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

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

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女在坐挑與裴談子女

才甚豐瞻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

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

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

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

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

與晉陽秋曰謝鯉字幼與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鯉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

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鯉別傳曰鯉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

顧王遂達曰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

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

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是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能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

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慳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箸頭而黑麋無常乎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美門比壽王喬爭年何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為不可養生哉言盡意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下都造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

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

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筆瓢謝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龔爵藍田侯

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

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翼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

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曰博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

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卽漢成哀之
問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
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
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
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
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
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
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
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
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
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
至自衰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
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
孫龍云白馬非馬

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為論以示謝于時
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

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

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裕
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哀孫盛
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

孫荅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

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

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
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

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
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

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
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

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
之手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

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
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

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

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

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

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

故為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

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

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

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

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

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

也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

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

之道廣矣大矣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

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
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
公辯荅清新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推屈孫問深公
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

博名聲蚤著
弘道法師也
深公笑而不荅
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
焉能逆風
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深公得此義夷然

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

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

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

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

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

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

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

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

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

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

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

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

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

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鷖以在近

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

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遺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

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

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

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

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

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

栗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

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郎都無言支

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王曰既無文殊

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苦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

道林拔新領異曾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

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

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還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

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

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

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

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通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

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

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

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

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正行六度真教則通脩萬善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

詢也年少時人以此王荀子

荀子王脩小字也文

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

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

相挫折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

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

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不堪勞與

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

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

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

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

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韜女名緩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

簡文支為法師許為都講

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

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

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奕已見

還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荅云今日與謝孝

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適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道

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

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

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

進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下二

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

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適遂避遁不遇

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

佛經有所不子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

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

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

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佛經以為法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

陶練之功尚不可誣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

世說新語卷之三

三

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者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荅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

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廳與寒温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觸自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荅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

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疑般若波羅密

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

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云到者有六馬一曰檀檀

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羸提羸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

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

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

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峭謂二陵之地函

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峭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

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

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謝玄小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訐謨

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訐大也謨謀也

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

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

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

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
 約旨遠足暘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
 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還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
 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荅須臾真
 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
 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
 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宰為
 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
 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
 淡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

簡道情真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
 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
 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
 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
 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
 眼天耳身通宅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
 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
 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蒙謝頽謂諸人今

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
 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

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
 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鬻肩文白被髮揄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鄒右手持頽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
 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
 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

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

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語

才峰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速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

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

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

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

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

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

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

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

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

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叙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

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

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宋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荷子來荷子王脩小字與共

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玉曰無重問

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

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荅而去諸本無僧意最

闕慶校衆本皆然雅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

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

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

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遇見一道人問

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

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

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

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

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曠

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

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

皆稱漢地有夫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

年八十易以何為體荅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

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末

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

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

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

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
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遠公笑而不荅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
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
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

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
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
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
時永言父東陽尚在
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
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

太守訥之歷尚書
左丞御史中丞
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
殷氏
仲堪娶琅邪王
臨之女字英彥

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
莊子
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
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
異歎為新拔者又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晉安帝
紀曰仲

堪有思理
能清言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
出經叙曰僧伽提婆
剎賓人姓瞿曇氏雋

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
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叙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
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
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
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
號之曰心剎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
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
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
始發講坐裁半僧

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

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
法岡未
詳氏族弟子都

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

未精覈耳
出經叙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
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

發義與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

桓自歎才思轉遑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立善言理

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

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然豆

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

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

邪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

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

矣文帝即位封鄆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權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

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冲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

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隼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隼忠信居

正不耻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世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兖州記曰隼有雋才大

始中位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

給事中以為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

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諱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

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

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礪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時人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

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曰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謐見之嗟歎遂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

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嶠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擊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

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云死便掘地以里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語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奉其人不可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基為須臾日月為局幅八荒為庭衢行無輟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

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壘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荒爾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

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榮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

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

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

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

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陵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

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

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躬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還雞鳴在

門孳孳恭誨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毋氏也其詩曰時邁

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禮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擊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

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

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

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擊虞字仲治京

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

帝至長安遂流離鄴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

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廣退
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嗔笑紛然於世廣無可
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

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

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

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

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

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鼓永嘉中爲石勒所害先是鼓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

乃作意賦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

以寄懷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

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

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

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

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情

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

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

害王敦取爲參軍敦從兵都釐乃咨以大車璞極言

成敗不爲回屈敦忌而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

害之詩璞幽思篇者別見

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

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

賦之闡更改望爲雋以亮爲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

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

領大著作爲揚都賦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

世說新語卷之六

袁氏家傳曰
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
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
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
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楊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
治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
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荅云一生不曾
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
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州從

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
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斤温觀觀之心也鑿齒集載
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
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
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
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眾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
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
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
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暕陸氏譜曰暕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

州主簿暕仕張憑何以作母誅而不作父誅暕曰

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誅而不作父誅暕曰
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誅不顯陸氏

諸曰暕憑婿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荅云

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

能闡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

之稱將虛設乎荅曰賢人誠未能闡與理會當居然

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

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

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

清綺陸文若排沙簡金徃徃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

絕倫文章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

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

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

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

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

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

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

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

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

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典書曰范啓字榮期慎陽人父堅

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

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

界道此賦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

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解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

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

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

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

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

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

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

會虎在運租船中詠詠聲既清會辭藻拔非尚所

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

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

且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

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

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稱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

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答作語林榮儻別名啓平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

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

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

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謝後出以示顧君

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

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廢孝顧曰我亦作

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

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温征

者之高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

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

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

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邇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

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續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誅慨深千載今於天下

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植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

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

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裁為負版誇論語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非無文采酷無裁製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向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

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

謝幼輿為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中朝名士

作狡獪耳彥伯遂以箸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

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

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

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

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

以白刃胡奴陶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

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荅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

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

勲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

南州宏語衆云我夫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

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

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

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

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尊

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

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荅云風鑒散朗或授或引身

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泣然而

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

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竒見貴中典書曰愷之博

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

長康體中凝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耳世云有三

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於伐過實諸年

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

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逢贊之愷之得

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捷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

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瞻續晉陽秋曰仲文雅而讀書不甚

廣博亮歎曰亮別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立淵之

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

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

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

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

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

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

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

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詠因

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誅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

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誅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

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大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惟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誅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

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

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

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兖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

頃世故睽離心事淪溷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

以一流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

記室叅軍孟昶別見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以將顯父遁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
軍符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
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
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
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